

历代名家评注

史记集说

第五册

【清】程餘庆 撰

高益荣

赵光勇

编撰

张新科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【清】程餘庆

撰

高益荣 赵光勇 张新科 编撰

历代名家评注

史记集说

国家『211工程』建设项目《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》

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/[清]程余庆 撰;高益荣 赵光勇 张新科 编撰.
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80736-877-9

I. ①历… II. ①程… ②高… ③赵… ④张… III. ①中国-古代史
—纪传体 ②史记-注释 IV. ①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0125 号

历代名家评注史记集说

[清]程余庆 撰

高益荣 赵光勇 张新科 编撰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
电 话 (029) 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98.25

字 数 160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36-877-9

定 价 280.00 元

网 址 WWW.sqcbs.com



史记卷一百九

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

李将军广者，陇西成纪人也。李将军三字，书法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时为将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伏李氏数将。○家声。故槐里，徙成纪。广家世世受射。世受射法也。○名声之根。○提“射”字，通篇眼目。孝文帝十四年，纪年一。匈奴大入萧关，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，良家子从军：盖自以才力从大军取功名，非卒伍也。○时十许岁耳。夙达若此，其封也决矣，孰意其老而不侯哉？“而”字正对“老”字作反势。用善骑射，射一。○名声发轫。杀首虏多，为汉中郎。广从弟李蔡亦为郎，顺便插入李蔡以为照应。皆为武骑常侍，为郎而补武骑常侍。秩八百石。尝从行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，名声一。而文帝曰：“惜乎，子不遇时！如令子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”“不遇时”三字，断尽李广一生受用。凡名声、不侯、老、数奇，都包在内。一“而”字写出明主一段，惜才低徊之意。

及孝景初立，纪年二。广为陇西都尉，徙为骑郎将。为武骑郎之将，主骑郎也。吴楚军时，纪年三。广为骁骑都尉，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，取旗，显功名昌邑下。名声二。以梁王授广将军印，句。还，句。赏不行。广为汉将，私受梁印，故不得赏。○奇一。徙为上谷太守，匈奴日以合战。典属国公孙昆邪典属国：秦官，掌蛮夷降者。公孙：姓；昆邪：名。即公孙贺之父。为上泣曰：“李广才气，天下无双，名声三。自负其能，数与虏敌战，恐亡之。”伏为匈奴生得。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。欲序匈奴入上郡事，故先书此句，其实为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、乃徙上郡也。正好立功处，以一官即徙。○奇二。后广转为边郡太守，徙上郡。尝为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太守，并后右北平，凡八为边郡太守。皆以力战为名。隳括七十余战，名声来历。○即徙郡带下，总挈作一束，省法。

匈奴大入上郡，直接为上郡太守事。天子使中贵人从广，内官之贵幸者。

勒习兵击匈奴。中贵人将骑数十，句。纵，放纵驰骋。见匈奴三人，与战。三人还射，还：转也。伤中贵人，杀其骑且尽。写三人犷悍，正反衬将军神武。中贵人走广。广曰：“是必射雕者也。”雕：大鸢鸟，故使善射者射之。○先断一句，精彩奕奕。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。从百骑驰三人，不见广勇，特与下匈奴数千骑相应耳。三人亡马步行，行数十里。此三人匈奴以诱致大军者，故还行数十里而见胡骑也。广令其骑张左右翼，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，射二。○百骑驰三人，乃不用百骑，而身自射之，正写广勇也。杀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回映一句，精彩亦亦。已缚之上马，望匈奴有数千骑，与上“百骑”相应。见广，以为诱骑，皆惊，上山陈。为陈以待广也。广之百骑皆大恐，欲驰还走。广曰：“吾去大军数十里，今如此以百骑走，匈奴追射我立尽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，必不敢击我。”兵机。广令诸骑曰：“前！”句。前，精神正在重一“前”字。未到匈奴陈二里所，句。止，句。令曰：“皆下马解鞍！”此令诸骑解鞍，而广未解也。○奇甚，好胆。其骑曰：“虏多且近，即有急，奈何？”留止事，前已说明，此“有急”者，添一意外之虑也。广曰：“彼虏以我为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坚其意。”兵机。于是胡骑遂不敢击。一顿，下再起。有白马将出护其兵，其将乘白马，出而监护其兵。李广上马前未解鞍也。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，射三而复还至其骑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纵马卧。此广乃解鞍，而士则从马卧也。○更奇。真一身都是胆矣。是时会暮，胡兵终怪之，不敢击。再顿。作两层写，见其广用兵不测。夜半时，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，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，李广乃归其大军。暇甚。大军不知广所之，故弗从。使从者，将军有功侯矣。奇三。

居久之，孝景崩，今上立，纪年四。左右以为广名将也，名声四。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，卫尉：秦官，掌宫门卫屯兵。○人主初立，恐四方窥京师，故以名为官卫以备缓急。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。陪客妙，当时程李齐名也。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。及出击胡，无端插入程不识，固是以客形主，而即以卫尉带入，又以边太守同合，妙。而广行无部伍行陈，就善水草屯舍，《续汉书》：将军领军皆有部曲。大将军营五部，部校尉一人，部下有曲，曲有军候一人。七：止也。舍：息也。止，句。人人自便，不击刀斗以自卫，莫府省约

文书籍事，刀：音韶。刀斗：今之罗锅，以铜为之，受一斗，昼炊饭，夜持击行夜。省：少也。然亦远斥候，未尝遇害。斥：度也。侯：望也。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，击刀斗，士吏治军簿，文簿。至明，军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尝遇害。作两对，俱以“然”字转。程不识曰：下二段正收上两段，于程不识口中序出，反客作主，妙。“李广军极简易，然虏卒犯之，无以禁也；而其士卒亦佚乐，咸乐为之死。我军虽烦扰，然虏亦不得犯我。”又作两对，亦俱以“然”字转。是时汉边郡李广、程不识皆为名将，二字应前。然匈奴畏李广之略，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。又总一收，而广行军方略，借此序出。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。为人廉，谨于文法。兼序程不识性质忠实，见与李并称不辱也。

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，纪年五。使大军伏马邑旁谷，而广为骁骑将军，领属护军将军。韩安国。是时单于觉之，句。去，句。汉军皆无功。奇四。其后四岁，纪年六。广以卫尉为将军，出雁门击匈奴。匈奴兵多，以兵多出广。破败广军，生得广。顿住。单于素闻广贤，名声五。令曰：“得李广必生致之。注一笔，明上“生得”之故，并下得脱之由。上下文情俱动。胡骑得广，间接。广时伤，句。病，句。置广两马间，络而盛卧广。行十馀里，广佯死，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，广暂腾而上胡儿马，因推堕儿，取其弓，鞭马南驰数十里，复得其余军，因引而入塞。顿住。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，广行取胡儿弓，射杀追骑，且行且射也。○射四。以故得脱。又注一笔○事奇文亦奇。写将军至今如生。于是至汉，间接。汉下广吏。吏当广所失亡多，为虏所生得，当斩，赎为庶人。奇五。

顷之，家居数岁。岁许耳，“数岁”字误。○纪年七。广家与故颍阴侯孙灌娶之孙灌强。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。尝夜从一骑出，从人田间饮。句。还，句。至霸陵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广。《百官志》：尉，大县二人，主盗贼。凡有贼发，则推索寻案之也。广骑曰：“故李将军。”非谓将军也，乃谓“故李”二字耳。名声气息。尉曰：“今将军尚不得夜行，何乃故也！”尉乃重抹“将军”字，轻抹“故”字，遗却“李”字，所答非所问也。○语带醉意。止广宿亭下。居无何，纪年八。匈奴入杀辽西太守，败韩将军，后韩将军徙右北平。韩安国

也。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广即请霸陵尉与俱，至军而斩之。此事稍知好名者必不为，非写将军浅狭，正写其忠实处。

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“汉之飞将军”，名声六。避之数岁，不敢入右北平。此处正可立功，反不得试。写其名声，正写其奇。

广出猎，见草中石，以为虎而射之，射五。中石没镞，视之石也。因复更射之，终不能复入石矣。不能复入石，正反形没镞之神勇，盖曰即李广亦不可再得矣。广所居郡闻有虎，尝自射之。及居右北平射虎，射六。虎腾伤广，广亦竟射杀之。虎腾伤广：极写虎之猛，正反衬广之勇也。○右北平时，只写二间事，以见匈奴不入边，而从容射猎如此，恨不得一试其材武也。

广廉，得赏赐辄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共之。终广之身，为二千石四十余年，总序。应为八边郡太守。家无余财，终不言家产事。一节，序其德行。广为人长，猿臂，如猿臂通肩也。其善射亦天性也，《艺文志》：《李将军射法》三篇，在技巧家。○射七。虽其子孙他人学者，莫能及广。二节，序其材武。广讷口少言，伏赞中“口不能道辞”。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，射阔狭以饮。射八。专以射为戏，竟死。言量阔狭而射，以酒饮不胜者，以此为戏，直至于死也。○三节，序其嗜好。广之将兵，乏绝之处，见水，士卒不尽饮，广不近水，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。宽缓不苛，士以此爱乐为用。此句应前伏后。○四节。序其将略。其射，见敌急，非在数十步之内，度不中不发，句。发句。即应弦而倒。总应“善骑射”、“射射雕者”、“射白马将”等句。○射九。用此，其将兵数困辱，此见将军无功由于才之有余，非才不足之罪也。作反笔。○应上“生得”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。应“虎腾伤”。○五节。序其射法。○以上序广廉讷宽爱等，而以射杂插其间，文法错综奇横。

居顷之，纪年八。○遥接徙右北平。石建卒，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纪年九。广复为后将军，从大将军军，从卫青也。出定襄，击匈奴。诸将多中首虏率，以功为侯者，中：充也。効首虏合格也。率：音律，谓军功封赏之科，著在法令者。而广军无功。奇六。后三岁，纪年十。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张骞将万骑，使广与博望易将者，有功侯矣。与广俱，异道。行可数百里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四万骑：应上“四千

骑”。广军士皆恐，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。倒插入李敢。敢独与数十骑，句。驰，句。直贯胡骑，出其左右而还，四千骑，四万骑，以一当十，危矣；此独以数十骑贯胡骑，出其左右，极写李敢。○父风。告广曰：“胡虏易与耳。”军士乃安。忙中一顿。广为圜陈外乡，胡急击之，矢下如雨。汉兵死者过半，汉矢且尽。写得危急。广乃令士持满毋发，注矢于弓弩，引满之而不发也。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，杀数人，大黄：谓角弩，色黄而体大也。○射十。胡虏益解。会日暮，吏士皆无人色，言惧甚。而广意气自如，犹云如旧。益治军。巡部曲，整行阵也。○老矣而精神若此，非写今日之勇，乃为二岁后“天子以为老”作激势。军中自是服其勇也。名声七。○再顿。明日，复力战，而博望侯军亦至，匈奴军乃解去。汉军罢，弗能追。非写今日之衰，正形前日之勇，作反笔。是时广军几没，罢归。汉法，博望侯留迟后期，当死，赎为庶人。广军功自如，功过相准。无赏。奇七。

初，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。遥接篇首“为郎”事。景帝时，蔡积功劳至二千石。今上时，至代相。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，从大将军击右贤王，有功中率，封为乐安侯。元狩二年中，代公孙弘为丞相。蔡为人在下中，以九品论在下之中，当第八等。名声出广下甚远，“名声”二字，一篇之骨。然广不得爵邑，官不过九卿，而蔡为列侯，位至三公。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。借李蔡诸人相形，而凡“不遇时”、“无功”、“生得”、“无赏”诸事，俱收在内，以起下李广一问。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，曰：“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，而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，此问正从上文落下。而广不为后人，不在人后。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自负语，非自怜也。状情处，于三“而”字，两“然”字中传出。岂吾相不当侯邪？且固命也？”“命”字应上“不遇时”，伏下“天”字。朔曰：“将军自念，岂尝有所恨乎？”悔恨。广曰：“吾尝为陇西守，羌尝反，吾诱而降，降者八百余人，吾诈而同日杀之。陇西守前总序，杀降事乃借此补出。至今大恨独此耳。”“独此”字，为“不侯”二字无所归咎，不得不以此坐之耳，益见其当侯也。用反笔。○此事与王子敬疾革时上章自首，惟忆与郗家离婚事同，皆反形其无过者也。至今大恨，亦其忠实处。朔曰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，此乃将军

所以不得侯者也。”杀降亦将所恒有，如李药师平虜，薛仁贵定天山是也，非以此作不侯正断。

后二岁，纪年十一。大将军、骠骑将军霍去病。大出击匈奴，广数自请行。夏铄。天子以为老，眼目，六十余也。弗许；自孝文十四年来，历孝景初立及崩，及今上立，经两“后”、一“居久之”、一“后四岁”、一“家居数岁”、一“居顷之”、一“后三岁”、又“后二岁”，年几何矣，安得不老？然出右北平时，力战，为一生之冠，甫二岁耳，何渠老乎？“天子以为老”，甚哉；天子不知人，而奇之数也。“后二岁”字接得精健，“数自请”三字画出神勇；“以为老”三字掩的气闷。良久乃许之，五字中伏下诚卫青。以为前将军。是岁，元狩四年也。回顾孝文十四年，下为六十余张本，中为十一纪年结穴也。

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，既出塞，青捕虏知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，出东道。并：合也。合军同道而行。右将军：赵食其也。东道少回远，回：绕曲也。而大军行水草少，其势不屯行。以水草少，不可群辈也。○写得曲折，隐归过于青。广自请曰：“臣部为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，不可晓，故不得不请。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，孝文十四年也。今乃一得当单于，言始胜冠即与匈奴战，今日乃得与单于相遇。○得意语。前所遇者，左贤王等也。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”致死而取单于。○悲壮语，千古如生。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，反对忠实。以为李广老，应前。数奇，居宜切。言作事屡不偶也。○眼目，七十余战也。毋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谓不胜敌。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，为中将军从大将军，按《敖传》：是岁以校尉为大将军，此误。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敖于青有恩，故欲使其立功，复故侯也。○作两层写，而“毋令当单于”，与“俱当单于”作双应，情事乃尽。故徙前将军广。反对忠实，此将军所恨也。○归结。广时知之，固自辞于大将军。大将军不听，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，曰：“急诣部，如书。”此广之莫府，曹吏文书所在也。广见青，未肯去；青径封书与广莫府，令广如其文牒，急引兵徙东道也。○以军令勒之，恶甚。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，广受祸始此。意甚愠怒而就部，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。军亡导，或失道，或、惑同。无人导引，故迷惑失道。后大将军。在后不及期也。○奇八。大将军与单于接战，单于遁走，弗能得而还。不奇者，竟

得所欲否？南绝幕，遇前将军、右将军。绝：度也。幕：沙漠。广已见大将军，还入军。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，糒：干饭。醪：音劳，汁滓酒也。因问广、食其失道状，应前长史书。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。言欲上书，以军失道之委曲，报天子也。○奇句。广未对，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。之：往也。此青之莫府。簿：文状。○三下“大将军使长安”句，见青有故责广意。广曰：“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”怒语如见，应前“愠怒”。○“老，弗许”、“从道”、“上诚”、“欲使赦”、“急诣部”、“责对簿”、无数挫折；“请行”、“请前”、“固辞”、“不谢”、“自上簿”、无限愤恨：俱于此写法。

至莫府，此广莫府。广谓其麾下曰：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，”“结发”字应前。七十余战补序。○不幸，一折。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幸，二折。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，又不幸，三折。而又迷失道，不幸中又不幸，四折。○所谓“数奇”也。岂非天哉！归之于“天”，知杀降之说非定评。○以“天”字结，应前“命”字、“时”字。且广年六十馀矣，此句最重。前下吏不耻者，以年尚壮、欲用其未足也；今虽幸免，已不可复用矣。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。”五折，曲折乃尔。遂引刀自刭。五字有泪。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。结“爱乐为用”。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。知：素相识也。○即将军前所莅八郡百姓也。于此想其恺悌实政，不仅以材武见长。○名声八。而右将军独下吏，当死，赎为庶人。可见广不必死，青杀之也。○了右将军案。

广子三人，曰当户、椒、敢，为郎。天子与韩嫣戏，嫣少不逊，当户击嫣，嫣走。于是天子以为勇。嫣于上有宠，而当户击之，故以为勇。当户早死，拜椒为代郡太守，皆先广死。当户有遗腹子名陵。字少卿。○完当户、椒事，倒插入李陵。广死军时，敢从骠骑将军。顿住。广死明年，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墉地，《汉书》：“诏赐冢地阳陵，当得二十亩，蔡盗取三顷，颇卖得四十馀万，又盗取神道外墉地一亩，葬其中。”当下吏治，蔡亦自杀，“亦”字顾前“自刭”。不对狱，映“不对簿”。国除。侯者亦徒然耳。○又插序完李蔡事，亦就广死带人。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，间接。击胡左贤王，力战，夺左贤王鼓旗，斩首多，父风。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二百户，代广为郎中令。少为不侯吐气。顷之，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，令其父恨而死也。乃击伤大将军，有斩霸

陵尉意。大将军匿讳之。毒！反对忠实。居无何，敢从上雍，至甘泉宫，句。猎。句。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，射杀敢。去病时方贵幸，上讳云鹿触杀之。亦反对忠实。居岁馀，去病死。此亦侯也，安在？○间笔。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，戾太子据。爱幸，敢男禹有宠于太子，“而”字从去病贵幸接来。然好利，反应广廉。李氏陵迟衰微矣。正见将军虽不侯，实不衰也，用反笔。○完李敢事。

李陵既壮，遥接“遗腹子”。选为建章监，监诸骑。善射，祖风。○射字余波十一、爱士卒。祖风。天子以为李氏世将，名声余韵。○“善射”、“世将”、应篇首“世世受射”句。而使将八百骑。映下“步兵五千人”。尝深入匈奴二千馀里，过居延，译名。在甘州府东北千二余里沙漠之地。（按：在今甘肃省额济纳旗境）。视地形，无所见虏而还。拜为骑都尉，将丹阳楚人五千人，教射酒泉、张掖以屯卫胡。射十二，结。

陈仁锡曰：

李广利奴才也，故李陵耻为后距，而请自当一队。然不知谋人之军，师败则死之，降不可也。或者谅其不得已则奔军降将，无所示怨矣。

数岁，天汉二年秋，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，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，欲以分匈奴兵，毋令专走贰师也。陵既至期还，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。陵军五千人，再点五千人，应上八万，以见不敵。兵矢既尽，士死者过半，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。祖风。○赞一句。且引且战，连斗八日，引：引之南行也。还，未到居延百馀里，又赞一句，所以深出李陵。匈奴遮狭绝道，陵食乏而救兵不到，时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李陵军不至。虏急击招降陵。陵曰：“无面目报陛下。”遂降匈奴。忝厥祖矣。其兵尽没，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馀人。完五千人。

单于既得陵，素闻其家声，名声余韵，挽上李广一传。及战又壮，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。立为右校王，贵用事。汉闻，族陵母妻子。天汉四年，上遣公孙敖迎陵，敖军无功，还曰：“捕得生口，言李陵教单于为兵，以备汉军，故臣无所得。”上于是族陵家。其后汉使至匈奴，陵曰：“乃李绪，非我也。”自是之后，李氏名败，正见将军当日，虽生得、自到，而名亦高，人益荣之也。用反笔。○自李信至此乃败也。结名声。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。收得凛然有余响，其责备李氏处，正是其推尊李氏处。

太史公曰：传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令：犹信也。○引。其李将军之谓也？断。余睹李将军，“余睹”二字，见已于将军有真赏特识。俊俊如鄙人，俊、恂同。口不能道辞。应传中“讷口少言”句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与不知，皆为尽哀。应“一军皆哭”、“百姓皆垂涕”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。补“忠实”二字，为名声作骨。不然，人且以材武尽将军矣，史家特褒之笔。谚曰“桃李不言，证“不令”。下自成蹊”。桃李虽不能言，但以华实感物，人自往来其下，而成蹊径也。○证“尽哀”。○再引。此言虽小，可以谕大也。再断。○以俊语结，赞欢不尽。

赵恒曰：引传及谚，皆为李将军俊俊口不能道辞而发。盖意气才略，本传已尽，独举其所见讷口少言为赞，见才气天下无双，故不在喋喋利口也。

余有丁曰：凡看《卫霍传》，须合《李广传》看，卫青深入二千里，声振华夏，今看其传，不值一钱。李广每战辄北，困蹶终身，今看其传，英风如在。此史氏抑扬予夺之妙，岂常手可望哉。

茅坤曰：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，而卒无功，故太史公极力摹写，淋漓悲咽可涕。

吴见思曰：李将军战功如此，平序直序，亦自可观。乃忽分为千绪万缕，或入议论，或入感叹，或入一二间事，妙矣；又忽于传外插入一李蔡，一程不识，四面照耀，通体皆灵。吾尤爱其以李将军行军方略，于程不识口中序出；广之为人，反从射虎带下；而其不侯杀降事，偶在王朔燕语点明。错综变化，令人莫测。其插入李蔡至封侯拜相，正为广不侯反衬，未几而自杀国除矣。转瞬间灰飞烟灭，即封侯拜相，亦何在哉？正所以深叹广之不侯也。通篇以“射”字贯，故中间“射”字凡十二回合，而首以文帝叹其不遇时，末武帝以诫其数奇，前后互挽，是一篇主意。至于序射三人处，纵马卧处，生得腾马处，大黄射裨将处，皆极力摹写，如亲见之。每怪他人能忙，此独间，间正其忙处也；他人能整，此独乱，乱正其整处也。此诀惟史公能之。

周悦让曰：《李将军传》当作二法观之：序其身世处，以“不侯”为经，以“不遇时”、“数奇”为纬，而“赏不行”、“大军弗从”、“汉军皆无功”、“生得广”、“军无功”、“军功自如”、“失道”为其线索也。序才略处，以“名声”为经，以“老”为纬，而“善骑射”“文帝叹惜”、“取旂显功名”、“才气无双”、“力战为名”、“名将”、“单于闻广贤”、“故李将军”、“飞将军”、“军中服其

勇”、“百姓垂涕”、“哀微”、“世将”、“家声”、“名败”，名声之线索也。“孝文十四年”、“孝景初立”、“吴楚军时”、“今上立后”、“其后四岁”、“家居数岁”、“避之数岁”、“居顷之”、“元朔六年”、“后三岁”、“后二岁”、“元狩四年”、“结发”、“六十余”老之线索也。盖将军既不得封，则所赢得于一生者，惟名声耳。自文帝十四年，至元狩四年，中间几五十载，而竟不一遇，奇之数可见矣。即名声之暴著，非一日矣。则身世不略，仍一意回旋而已。



史记卷一百十

匈奴列传第五十

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淳维。以殷时奔北边。唐虞以上有山戎、獫狁、荤粥，山戎：今兀良哈，在永平府山海关外，乌龙江南（按：在今东北地区辽宁省、吉林省、黑龙江省一带）。荤粥：獫粥，在安西州敦煌县（按：在今甘肃省敦煌市）。尧时曰荤粥，周曰獫狁，秦曰匈奴。即犬戎也，今之蒙古。○由夏后追序唐虞。居于北蛮，随畜牧而转移。一句总序。其畜之所多则马、牛、羊，其奇畜则橐駝、背肉似橐，能驮物，故名。驴、骡、《古今注》：驴牡马牝，生骡。馱騊、马父驴母曰馱騊，马父骡子也，生七日超其母。騊駼、音淘涂，生北海中，其状如马，青色。驪騊。音颠奚。《说文》：野马属。○畜产一。逐水草迁徙，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，然亦各有分地。国土二。毋文书，以言语为约束。法令三。兒能骑羊，引弓射鸟鼠；少长，谓年稍长。则射狐兔：用为食。士力能弯弓，尽为甲骑。其俗，宽则随畜，因射猎禽兽为生业，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，其天性也。前后连用数“其”字起，中以“其天性也”一句间之，句法长短，章法参差。其长兵则弓矢，短兵则刀铤。音蝉，铁柄小矛。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羞遁走。苟利所在，不知礼义。性情四。自君王以下，咸食畜肉，衣其皮革，被旃裘。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馀。衣食五。贵壮健，贱老弱。父死，妻其后母；兄弟死，皆取其妻妻之。其俗有名不讳，而无姓字。“姓字”衍文。○风俗六。○以上总序作提纲，是第一节。

夏道衰，遥接夏后氏。而公刘失其稷官，《周本纪》：不窋失官。此云公刘，误。变于西戎，变：化也，谓化行于其俗。邑于豳。周事一。其后三百有馀岁，自后稷五传至公刘，自亶父三传至武王，则公刘在夏之中衰，而亶父在商之季世，不啻五六百年。曰三百余岁。误。戎狄攻大王亶父，亶父亡走岐下，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，作周。始作周国。○周事二。其后百有馀岁，周西伯昌伐畎夷氏。《山海经》：黄帝生苗龙，苗龙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。白犬有二牝牡，是为犬戎，

即昆夷也。今平凉府泾州是其地（按：在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）。○周事三。后十有餘年，武王伐纣而营雒邑，复居于丰镐，放逐戎夷泾、洛之北，以时入贡，命曰“荒服”。周事四。其后二百有餘年，穆王后西周不及二百年，误。周道衰，而穆王伐犬戎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。自是之后，荒服不至。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。音辟，法也。即《尚书·吕刑篇》。○周事五。穆王之后二百有餘年，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，戎狄交侵，暴虐中国，中国被其苦，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：“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岂不日戒，玁狁孔棘。”至懿王曾孙宣王，兴师命将，以征伐之。诗人美大其功曰：“薄伐玁狁，至于大原。出车彭彭，城彼朔方。”是时四夷宾服，称为中兴，至于幽王。○以《汉书》补此两节，情事方备。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，与申侯有卻。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，骊山：在西安府临潼县东南，戎后徙居此，号骊戎。（按：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境）。遂取周之焦获，今三元县，（按：在今陕西省三原县境）。而居于泾渭之间，侵暴中国。秦襄公救周，于是周平王去丰镐而东徙雒邑。当是之时，秦襄公伐戎至岐，始列为诸侯。带笔，却有关键。○周事六，秦事始此。是后六十有五年，而山戎越燕而伐齐，齐釐公与战于齐郊。周事七。其后四十四年，而山戎伐燕。燕告急于齐，齐桓公北伐山戎，山戎走。周事八。其后二十有餘年，而戎狄至洛邑，伐周襄王，襄王奔于郑之汜邑。先提，下用追序。初，周襄王欲伐郑，故娶戎狄女为后，与戎狄兵共伐郑。已而黜狄后，狄后怨，而襄王后母曰惠后，有子子带，欲立之，于是惠后与狄后、子带为内应，开戎狄，戎狄以故得入，破逐周襄王，而立子带为天子。匈奴破中国而因以立天子，亦古来所无，与五代之晋无异矣。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，即阴戎，本在斥州，后居陆浑。故城在河南府嵩县北二十里。（按：在今河南省嵩县境）。东至于卫，侵盗暴虐中国。中国疾之，故诗人歌之曰“戎狄是应”，“薄伐玁狁，至于大原”，今平凉府（按：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境）。“出與彭彭，城彼朔方”。玁狁去而北方安，乃筑城守之。○插诗辞作致。周襄王既居外四年，遥接，终襄王事。乃使使告急于晋。晋文公初立，欲修霸业，乃兴师伐逐戎翟，诛子带，迎内周襄王，居于雒邑。周事九。○以上序周事，是第二节。

当是之时，提。秦晋为强国。晋文公攘戎翟，居于河西圃、洛之

间，圉：音银，水名，在延安府安塞县西北（按：在今陕西省安塞县境）。号曰赤翟、白翟。以赤白衣为别。赤翟，隗姓，今潞安府屯留县（按：在今山西省屯留县境）。今延安府绥德州及鄜州中部县，俱白翟地（按：在今陕西省北部绥德县、延安市及富县、黄陵县一带）。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国服于秦，故自陇以西有绵诸、緄戎、翟、獯之戎，绵诸城在巩昌府西和县东北五十里（按：在今甘肃省西和县）。獯道城在府东南二十五里（按：在今甘肃省陇西县境）。翟道城在中部县西北四十里（按：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境）。岐、梁山、泾、漆之北有义渠、伏。大荔、乌氏、朐衍之戎。义渠故城在庆阳府宁州西（按：在今甘肃省宁县境）。大荔王城在同州府朝邑县东三十步（按：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境）。氏：音支。乌氏故城在巩昌府安定县东三十三里。（按：在今甘肃省定西县）。今宁夏府灵州，故朐衍戎地（按：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）。而晋北有林胡、伏。楼烦之戎，林胡即澹林，为李牧所灭，今朔平府朔州，（按：在今山西省朔县境）。楼烦：今岢岚州岚县（按：在今山西省岚县境）。○顶秦晋，间序戎名。后有应，有不应，夹插作章法。燕北有东胡、伏。山戎。东胡：即乌桓，在匈奴东，故名。○又补出燕，燕亦边界也。各分散居谿谷，自有君长，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，然莫能相一。戎翟散居则其力弱，故为中国患浅也。○又总序一段，承上起下作关锁。

自是之后百有馀年，《左传》：鲁文公三年秦霸西戎，襄公四年魏绛和戎，才五十余年，史误。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，戎翟朝晋。接秦、晋、燕下。○晋事一。后百有馀年，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。貉：即濊貉，在今奉天府东南（按：在今辽宁省辽河以东地区）。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，分晋地而有之，则赵有代、句注之北，魏有河西、上郡，以与戎界边。晋事二。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，戎筑城郭始此，譬则虎豹而槛矣，鲜不败者。而秦稍蚕食，至于惠王，遂拔义渠二十五城。秦事三。惠王击魏，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。秦事四。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：昭王母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残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秦事五。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，习骑射，北破林胡、楼烦。筑长城，自代并阴山下，至高阙为塞。阴山：在今英喇忒西北（按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，即大青山）。高阙在阴山西（按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后旗东北）。而置云中、雁门、代郡。晋事六。其后燕有贤将秦开，为质

于胡，胡甚信之。归而袭破走东胡，东胡却千馀里。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，开之孙也。此语不关本传，以事远有指实也。○烟波。燕亦筑长城，自造阳至襄平。造阳：地名，在上谷；上谷城在延庆州北（按：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境）。襄平：今奉天府辽阳州（按：在今辽宁省辽阳市）。自宣化府北行六千里至张家口，两山对峙，中设一关，环山为城，燕所筑长城，张家口一带也。○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之长城，秦筑之；代并阴山高阙之长城，赵筑之；造阳襄平之长城，燕筑之；而魏筑长城，塞固阳。长城固不始于始皇也。置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郡以拒胡。燕事七。当是之时，冠带战国七，而三国边于匈奴。东上起下。其后赵将李牧时，匈奴不敢入赵边。晋事八。后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，悉收河南地。因河为塞，筑四十四县城临河，徙適戍以充之。号曰新秦中，即河套也（按：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平原一带）。○伏案。而通直道，自九原至云阳，凡一千八百里。因边山险湟溪谷可缮者治之，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。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。阳山：在中受降城北（按：即今内蒙古自治区狼山）。北假：地名，《王莽传》：五原北假，膏壤殖谷。（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北、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区）。○秦事九。○以上序三国事，是第三节。下方入匈奴正传。

当是之时，东胡强而月氏盛。特提东胡、月氏，为后伏案。匈奴单于曰头曼，音瞞。单于：匈奴天子号也。头曼不胜秦，北徙。接秦事下。十馀年而蒙恬死，诸侯畔秦，中国扰乱，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，于是匈奴得宽，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。由是言之，塞下地当内实。汉募民与秦谪戍，道异而事同也。○应前“收河南地”。

单于有太子名冒顿音墨特。○由诸戍入匈奴，由匈奴入冒顿后有所爱阏氏，音烟支，匈奴单于妻号也。生少子，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，乃使冒顿质于月氏。顶月氏强盛。冒顿既质于月氏，而头曼急击月氏。欲藉手杀之也。月氏欲杀冒顿，冒顿盗其善马，骑之亡归。非久下人者可知。头曼以为壮，令将万骑。反假之为逆之具。冒顿乃作为鸣镝，响箭。习勒其骑射，勒其所部骑皆习射也。令曰：“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，斩之。”蓄志甚远，而文有作略。○先出令。行猎鸟兽，有不射鸣镝所射者，辄斩之。次射鸟兽。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，左右或不敢射者，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。次射善马。